



風

月

李新勇 / 著

文匯出版社

风 月

李新勇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月：李新勇小说选 / 李新勇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3. 6

ISBN 978 - 7 - 5496 - 0876 - 8

I. ① 风… II. ① 李…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5315 号

风月

作 者 / 李新勇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山 石

封面摄影 / 王 甜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240 千

印 张 / 15.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0876 - 8

定 价 / 30.00 元

目 录

母亲的朱家阿哥	001
小兄弟	009
饭票	019
青涩	025
在路上	062
洋葱地上的兄弟	068
无边落木	076
风月	090
梦醒	103
夜半	106
没有身份的人	120
谁承诺的远方	135
像鸟儿那样飞翔	149
看起来什么也没发生	156
玫瑰炸弹	168
社日去看赵肉麻	173
荷尔蒙	182
你的寓言我的纸伞	198
大哥的亲事	207

母亲的朱家阿哥

午后的秋阳，浓茶一样酽，弥漫着一股特有的蔗糖味道。

我的母亲还是个五岁的小姑娘，五岁的小姑娘已经开始懂得打扮自己，她跟七岁的大姨在外婆家门口的河沟边，摘牵牛花插鬓角。这个季节的牵牛花跟这个季节的野果子一样，到处都是。大姨喜欢红色的，我母亲喜欢蓝色的。顶着一头红色牵牛花的大姨问我母亲：“看，我像不像新娘子？”我母亲说：“如果我说像，你给水果糖吃？”大姨从一棵野茄子树上摘了许多红色的果子给我母亲说：“给，多吃一点呀！”我母亲咯咯咯地笑了。

我大姨叫蕙儿，我母亲叫芬芬。七岁的大姨，已经显出美人儿的坏段儿。可惜人家前年送的衣服不仅小，而且破得连补丁都无法打了，遮不住多少内容。我母亲的衣服跟我大姨比起来，好不到哪里去。

几个在山野里被野果子撑圆肚皮的捣蛋鬼从她们身边经过。这群浑小子是村里出了名的职业流氓，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来岁，像管理不善的瓜农种了一窝大小不均的瓜，望一眼就知道，不可能有什么收成。一个大点的说：“蕙儿，你像新娘子！”另一个稍微小点的，用屁股撞了一下大点的一个，挤着眼睛坏笑着对大的一个说：“你想做芬芬的姐夫就明说，什么‘像新娘子’，本身就是新娘子！”说着，目光在我大姨那包不住内容的衣服上无耻地偷袭。我大姨刚才还美滋滋的，顿时脸红了，说：“狗嘴吐不出象牙，一边去！”

大点那个说：“吓，你敢骂本爷爷！你就是我的娘子怎么啦，你做我娘子算我看

得起你!”说完这几个捣蛋鬼唱起顺口溜,这顺口溜唱的是我外公和外婆:“骆光圈,四十三,娶个媳妇儿俩铜元,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来要麻团;骆光圈,没得钱,一条裤子五人穿……”

我大姨和母亲赶他们,他们不走,吓他们,他们不怕,简直是几帖恶性狗皮膏药,粘上去扯不下来。两个女孩就哭了,大姨一边哭一边还嘴。那边见美人儿哭了,更加来劲,干脆躺到对面斜坡上,喊得更欢。

我的外公确实是个穷光蛋,四十三岁还没有收缘结果。人家给他介绍了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人,他还嫌人家是寡妇。这寡妇后来成了我外婆。我外婆进入我外公家,带来了朱家的孩子,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虎头虎脑的,这就是我大姨和我母亲的朱家阿哥。外公本来想等外婆替他生了儿子,就把我的朱家舅舅改来跟他姓。外婆却替他生了两个女孩,再也没有生育,于是外公再也不提替他改姓的事。我大姨和母亲就这样“朱家阿哥朱家阿哥”一直喊到她们的“朱家阿哥”成为她们一辈子的回忆。

其实成亲那天,我外公对我朱家舅舅就另眼相看。我外公散给别人的是水果糖,给我朱家舅舅的是麻团。我的朱家舅舅眼馋兮兮地看了一眼别人手里的糖,又看一眼自己手里的麻团,再看一眼威严的他的骆家阿爸,包着泪水花花,把麻团塞到嘴里。

朱家舅舅勤快,每天我外公一起床,就能看见屋檐下码好了从山上新担回来的柴火,灶下的水缸装满新汲的井水,我外婆在灶前做饭,我的朱家舅舅在灶后烧火。除了秋收季节,我外公家的饭从来都是糠皮菜粥。朱家舅舅懂事,吃饭的时候,起初我外公要从朱家舅舅碗里舀一些给我大姨或者我母亲,后来我舅舅主动舀给两个妹妹。就是这样,我外公还嫌我舅舅“胀干饭”,要吃垮他。好的年景,我外公还能把自己穿旧的裤子赏赐给朱家舅舅。遇上年成不好,朱家舅舅一年到头就只有一条齐膝的火烧裤子,冬天裹麻布口袋片。

吃了饭,舅舅跟我外公去上工。工地在山脚下,抬石头,一个工分一方。我外公个子大,力气也大。我朱家舅舅跟我外公抬一根木杠,就是用钢绳把石头套好,用木杠把石头抬到指定位置。石头都是我外公选的,对我十五岁的朱家舅舅来说,几乎每一个石头都显得太大了。外公抬后杠,舅舅抬前杠。舅舅蹲下来试了一下

肩,感觉沉重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舅舅怯怯地说:“阿爸,把杠子上的绳子往后面挪一点,行不行?”外公一听,火了:在老子面前,哪有捡来的儿子讨价还价的资格!抽出木杠照舅舅打去,皮立即破了,血流出来,还骂:“胀干饭的东西!老子活该挣来给你吃!”打完骂完,外公把木杠插到套索上,一头放在自己肩上,另一头探在空中,等舅舅肩头上来。舅舅从地上爬起来,把木杠放到肩上,憋足一口气,抬,石头纹丝不动。外公嘴里骂着:“你就该被老子养起来,光晓得吃,不晓得做,老子上辈子欠你们的,这一世来给你们还债!”见舅舅真抬不动了,外公叹一口气,把绳子稍稍往后挪了一点。

好多事情,只要起头,就一发不可收拾,打人也不例外。自此,大棒,成了我外公跟我朱家舅舅交流的唯一工具。跟外公抬了一个月石头,虎头虎脑的舅舅缩水好几圈,瘦得皮包骨头,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

就在那天中午,朱家舅舅再一次挨打。舅舅二十二岁了,二十二岁的舅舅开始想二十二岁的人应该想的心事。在我外公家生活了七年,舅舅长大了,虽然瘦,但高大,如果营养稍微好点,舅舅应该是个不错的帅小伙儿。他的心事是给村西头赵家的闺女逗起来的,两人一般大小,彼此都有心,经介绍人撮合,两人发展很正常,正常得好比没有什么毛病的黄豆,遇到春天湿润的土地。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赵家要求我的朱家舅舅去他们家做上门女婿。我外婆没意见,她对外公说,人家是独女,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况且两家隔得不远,可以相互照应。我朱家舅舅也乐意,毕竟可以使他跟让他恐怖的骆家阿爸保持一段距离。我外公一听,顺手就给我外婆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实在是响亮,以至于把在场的我大姨和我母亲都吓哭了。我外公破口大骂:“老子替你养儿子,养大成人,翅膀硬了就飞了,老子活该给你们当奴隶?”我外公其实是舍不得那么好一个劳动力。外公又骂我舅舅:“你狗日的是发情种猪,没有女人你就过不下去了!”

朱家舅舅脸涨得发紫,他第一次反抗我外公:“阿爸,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从进这家门,我就把你当亲阿爸——跟我的阿爸比起来,您差也就差没有生过我。”

我外公一听朱家舅舅提起他的朱家阿爸,更加火了:“你个无情无义的杂种!老子把你供养长大,就图你飞到别家去?是的,你是朱家的,打一开始你就不是老子的儿子,老子上辈子欠你们的,这辈子还债!”

朱家舅舅说：“阿爸，男大当婚，女大……”

我外公说：“不要叫我阿爸！谁是你阿爸？你阿爸姓朱，在官坟坝的坟包里头，骨头敲得鼓响！”

朱家舅舅彻底愤怒了，他说：“不叫就不叫，普天下像你这样的阿爸难找！”说罢冲出茅草屋。

在屋外，外婆拽住舅舅：“儿啊，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

舅舅说：“总不能自己是老光棍，也得让我等到四十三岁才结婚。”

外公冲出茅草屋吼：“只要你挣的工分属于人家，这桩婚事老子一万个不同意！”

舅舅说：“你不同意，我也得结婚！我不是你的手指头，你想咋弯就咋弯。”

一听这话，暴怒的外公顺手从屋檐下那堆舅舅担回的柴火中，抽出一根木柴棒，兜头给舅舅打去。

外婆对外公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还动不动就打，就不怕人家笑话！”

外公转身给我外婆一棒：“怕人笑话？老子连你一起打！”

我外公发泄完，好一段时间，这对苦命的母子才从地上爬起来。外婆说：“儿子，听阿妈一句话，这亲事就按你阿爸的意见办。”舅舅说：“你这不是害儿子吗？”外婆说：“你阿爸是自私，可他也没多的办法。蕙儿上小学了，芬芬眼看也要上学，一个家，光靠你阿爸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一对母子多年来的交谈，都是伴随泪水进行的，今天更不例外。

几个捣蛋鬼还嫌喊得不过瘾，摘起野茄子树上的果子，瞄准，向我大姨和母亲打来。我大姨和母亲被他们围在中间。颜色鲜艳的“水果糖”打着哨子，啪啪啪落在她们的身上，刚才还圆的，啪一下，变成肆意流淌的汁，血水一般。很快，她俩从头到脚，姹紫嫣红。

这会儿，我的朱家舅舅正担着生产队食堂的空水桶向水井走去。给生产队担水，使他能获得一顿免费午餐，他每天担一百担。老远我大姨就看见她的朱家阿哥了，在她要喊朱家阿哥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中午的情景，她想朱家阿哥多半不会帮她们的，毕竟，以她七岁资历判断，她们的阿爸确实太不近情理。大姨还看到，我的朱家舅舅走在路上，垂头丧气的，脸上横七竖八的伤痕，全是中午她们的阿爸留下

的丰功伟绩。她们的朱家阿哥突然发现，他的骆家妹妹正受欺负，他向她们这边走来。我母亲看见救星，哭得更加委屈，喊了一声：“朱家阿哥，快来！”母亲的朱家阿哥立即撒开腿，跑过来。

这几帖恶性狗皮膏药从来只晓得我的朱家舅舅是个挨打的对象，根本没有把我朱家舅舅放在眼里。我朱家舅舅的到来，并没有打断他们的叫喊：“……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来要麻团；骆光圈，没得……”

我朱家舅舅还没有来得及消散的火气顿时爆发出来。他掬了水桶，提着扁担走到他们面前说：“这很好玩，是吧？”

“那还用说？”回答肆无忌惮。

“好玩的话，你几个龟儿子试试再说一遍！”

稍微小一点的一个看了一眼最大的一个，又看了一眼比他小的几个，开始喊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骆光圈，四十三，娶个媳妇儿俩铜元，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来要……”

“算你们有种！”

只听啪的一声，喊声像电喇叭遭遇停电，接着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和哭声。

扁担断成两截，稍微小一点的那个再也站不起来，其他孩子像绿头苍蝇一样，嗡一声飞散了。

那孩子一簇几十口子，当天傍晚就找上门来。在还来不及产生法制基因的时代，他们只有两个要求：要么赔钱，要么把我朱家舅舅的腿打断。一伙人来势汹汹，当然也不敢乱来，毕竟我外公人高马大，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儿：谁没见他打过捡来的儿子？打起外人来恐怕更厉害！我外公也懂得牛打死牛填命、马打死马遭瘟的理儿，请来生产队长作决断，生产队长望了一眼我外公空得没有内容的茅草屋说：扣朱家舅舅一年的工分，给那孩子，直到医好骨折。其实生产队长也怕我外公，只要我外公不让他跟他捡来的儿子享受同样的待遇，他就顺坡下驴了。

当天晚上，我的朱家舅舅又挨了我外公一顿饱揍。茅草屋，我外公咆哮得像碾盘上滚动的碌碡：“现在好了，真正成了‘吃家饭屙野屎’的杂种了！”

那家人对生产队长的处理非常不满，可他们不敢找生产队长捞道理。生产队长大小也算个官，把他们管理得结结实实的，如果不能像外公那样凶猛，谁还怕

生产队长？过了半年，找了个机会，他们从高处射下箭竹，射破了我朱家舅舅的左眼。瞎了一只眼的朱家舅舅再也不能干农田里的活，专职给生产队的食堂担水，每天两百多担。每天，我朱家舅舅天不亮就上食堂，天不黑不回家。外公早上起来看不见屋檐下新劈的柴火、缸里新汲的井水，整天骂骂咧咧的，从朱家舅舅碗里舀出来的糠皮菜粥更多了。

到了腊月，差点成我舅娘的人，嫁到村子东头钱家，送亲的队伍从我外公门口经过，朱家舅舅躲在茅草屋里哭，外婆含着泪水说：“哭啥，一双眼睛都哭瞎了，我供养你？”朱家舅舅说：“阿妈，我恨阿爸。”

朱家舅舅对大姨和母亲比我外公对她们还好。我外公反对女孩子读书，我外婆以死相拼，大姨和母亲才进了学堂。除了缴学费，外公再也舍不得拿一分钱来置办学习用品。平时，我母亲只要对舅舅说一声：“朱家阿哥，替我买一支铅笔，好吗？”第二天总能如愿以偿。我大姨说：“朱家阿哥，我的作业本写完了。”朱家舅舅说：“写背面。”大姨说：“背面早写完了。”朱家舅舅变魔术一样，拿出新作业本来。我朱家舅舅哪来钱呢？都是从嘴巴里省出来的：他把食堂给他的免费午餐卖了，卖一顿，可以买一支铅笔，卖三顿，就可以买一个作业本。卖了午餐的朱家舅舅是不能吃家里的饭的，要不然我外公还不知要弄出什么名堂来。我的朱家舅舅经常饿得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我的朱家舅舅大字不识一个，可他认识红钩钩，只要看见妹妹们本子上的红钩钩，逢人就说：“我的两个妹妹聪明呢！天天得红钩钩呢！”朱家舅舅见大姨和母亲一堆书都用牛筋草捆，就把参加青年突击队发的汗背心改成了两个书包，汗背上“农业学大寨”几个字，一半在大姨的书包上，一半在母亲的书包上。要是两个妹妹在学校受到欺负，第二天他必定会出现在校门口，吓得欺负大姨和母亲的捣蛋鬼翻学校后墙逃跑——谁也不想做断腿英雄。

有一天经过供销社，我母亲望着玻璃橱里花花绿绿彩纸包裹的水果糖发呆。朱家舅舅也蹲下来，跟妹妹一起看那群可爱的水果糖。朱家舅舅轻轻地说：“芬芬，我们走吧？”我母亲说：“朱家阿哥，让我再看一会儿吧。吃不着，多看一眼也好。”

回家路上，朱家舅舅对我母亲说：“芬芬，总有一天阿哥要让你们天天有糖吃。棒棒糖，怎么样？”

多年以后，我还能从我母亲的眼神中，感受到她九岁那年听到这句话时的激动

和憧憬，毕竟水果糖比猪肉还稀缺，更别说棒棒糖了，在那年那月。

说这话之后的第二年秋天，城里修城厢粮站，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城厢粮站离这个生产队有七十里地，粮站修到什么时候，就得在那地方吃住到什么时候，有家有室的人都不愿意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家里老人多半又不放心，怕年轻人跟年轻人裹在一起裹坏掉。一个生产队凑来凑去，还缺一个名额。我外公就让朱家舅舅去。外婆说：“他眼睛不方便，能做个啥？”外公说：“那么大的工程，你还怕没食堂？还怕不要人挑水？”

朱家舅舅果然去挑水，每天比原来多挑一百多担。每次中途休息回来，都见他越发瘦了。

有一天散工的时候，工地上犒劳他们，每人发二两白糖。朱家舅舅乐得满脸开花，他问会计：“能不能换成棒棒糖？”会计说：“只要你肯做亏本买卖，就能，二两白糖换三个棒棒糖。”朱家舅舅高兴得夜饭也等不及吃，怀揣着三个棒棒糖，就往家里赶，他不准备让惊喜在他这里过夜。他想当夜把棒棒糖带回家给他的蕙儿妹妹和芬芬妹妹，他还想当天晚上赶回来，明天继续挑水。

前半夜，还将就，他甚至还唱了山歌：大鲤鱼呀满池塘，织新布，做衣裳，年年粮食堆满仓！有点走调，不过无所谓，反正山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到后半夜，残月落下山梁，一只眼的劣势就充分显现出来了。七十里地都是山路，他只看得到右面半边，看不见左面半边。为了把左边也看清楚，他一边走一边扭脖子，这很累人，也非常耽搁时间。起初，肚子还经受得住路边溪水的欺骗，可到了下半夜，我的舅舅就感觉他的胸腔里除了空气，还是空洞的空气。有一阵，他感到脚底轻飘飘的，眼前的路也开始跟他作对，晃来晃去，模模糊糊，稍不留神，就让他摔一筋斗。有一阵他不想往前走。可他知道，不往前走，退回去更费力气，毕竟离家更近一些。后来实在没有力气，他吃了一个棒棒糖。他本来想跟妹妹们一块儿吃，一起分享喜悦的。犹豫反复了好几次，终于还是吃了。入口，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体验，地震一样从舌头上扩散开，弥漫全身，感觉轻飘飘的，又那样实实在在。棒棒糖一点一点溶化。吞第一口糖水的时候，我的朱家舅舅幸福得差点呛了。甜蜜就这样一丝儿一丝儿地，流向他灵魂深处。我的朱家舅舅眉开眼笑，他想象两个妹妹吃到棒棒糖会是多么快乐！也会像他一样眉开眼笑！为了走得更快，他希望遇到乱坟坝，白刷

刷的招魂幡，像一个个随时向他冲来的鬼怪，为躲避鬼怪追赶，他会拼命往前跑。

抵达外公家的时候，鸡叫头遍。朱家舅舅在外面喊开门，外公在屋里问：“放假啦？”朱家舅舅说：“没有。”外公没好气地说：“没有放假你回来干啥？”这时候，朱家舅舅感觉眼皮特别沉重，像一个特别需要睡觉的人，特别困，恨不得马上躺到床上；喉咙一阵阵发紧，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朱家舅舅连推开那只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靠到门上。

外公点了灯，打开门。朱家舅舅倒在外公怀里，一身臭汗，水淋淋的，手里捏着两个糖。看见外公，朱家舅舅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他原本可能想，来开门的也许是外婆，也许是他两个妹妹中的一个。他没有想到是外公。不过，这会儿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用仅有的力气举起红纸头包裹的棒棒糖说：“这是，蕙儿的。”又举起蓝纸头包裹的棒棒糖说：“这是芬，芬，的。”说完就有点坚持不住了。

外公惊骇地问：“这趟回来，你就为这！”

朱家舅舅想点头，可一点力气也没有，接着呼吸也像大风中的细灰，转瞬散得没影。我的朱家舅舅胸口猛然一挺，很快软下来，头一歪，落气了。

我外公声嘶力竭地向屋里喊：“他阿妈，你快来！”

棒棒糖落到地上，滚出好远，一红，一蓝，像两只鼓槌。

朱家舅舅安静地躺在外公怀里，像一个宠儿，平静安详地躺在自己父亲的怀里。

我外公哭了。

“朱刚刚，儿——”

茅屋里的哭声像崩溃的山洪。

小 兄 弟

出了乌兰县城，天空有些阴沉。

史帝文和唐廷伟起了个大早，直到靠近中午，才搭到了一辆大货车。

乌兰这地方，地势西高东低，到处都是莽莽苍苍的大山。从东往西，数得上名儿的就有茶卡契墨格山、柯柯赛山、布依坦山、茶卡南山、哈里哈图山、希里沟南山、牦牛山等等。唐廷伟家在哈里哈图山中。

县城跟附近更大的城市通班车，每天班次有限。大多数乡镇跟县城只有毛路相通。毛路四五米宽，夯土路面，进出可以骑马，也可以搭乘恰巧顺路的矿山上的货车，没有班车。

驾驶员的年纪比他俩稍微大一点，十八九岁，姓马。他俩叫他马师傅。

“你们叫我马哥好了，”那马摸着自己的上嘴唇说，“看，毛都还没长出来，没资格做你们师傅。”

史帝文和唐廷伟对了一下眼，笑起来，喊：“马哥！”

那马高兴地答应一声，脖子轻轻扭一下，盖了半个脸的长发被刷一下甩到脑袋后面。没过一会儿，头发又滑下来，他就再把脖子扭一下。每次甩头发的时间间隔差不多。他甩头发的样子很潇洒，像出没于香港电影的长发帅小伙。他就这样甩着头发开车，看起来过瘾得很。

车上了盘山公路，三个人吹牛打发时间。史帝文和唐廷伟讲的都是素故事，都是校园流传的经典故事。马哥的故事再素都有颜色。

他说,有个邈邈的年轻人要结婚了。介绍人跟他说,你结婚那天要穿干净点,要穿薄点。娶亲那天,他就到市场上,挑来挑去,买了几张大白纸糊到身上,就去娶亲了。从他家到老丈母家要翻一座山,爬到半山腰,遭遇一场过山雨,把身上的纸淋得一点都不剩。回去穿衣服来不及了,他从树上扯了些树叶遮在身上,躲躲闪闪到了老丈母门口,给女孩的舅妈遇到。舅妈心想这小子未免太骚了,媳妇还没娶进门,天也还没黑,就迫不及待把衣服脱光!看那大鸡巴,钟摆一样在两腿之间晃来晃去,就打算戏戏他。舅妈上前去给他说:你光溜溜的怎么好进去娶媳妇呢?先躲到茅厕里去!我去给你拿套衣裤来。他就躲了进去。刚进去一会儿就听见女孩的嫂子来上厕所。情急之下,他跳到粪坑里去。女孩的嫂子大着肚子,大概要生了,一泡尿把他全身淋透。嫂子提起裤子出门的时候,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女孩的嫂子自言自语:“哪个笨蛋往茅厕里甩鞭炮?”他忍不住笑出来,给女孩的嫂子听见了,回头一看,看到这浑小子,摸着肚皮尖叫:“我生双胞胎了我生双胞胎了!大的一个落地就站在茅坑里,还望着我笑,小的一个还在肚皮里!”

史帝文和唐廷伟笑得快岔气,马哥却不笑。他不笑的效果更好。他俩笑得像没配刹车的汽车。

黄昏时分,车开上了布依坦山,天空飘起了碎雪,越下越大。乌兰这地方,一年四季都可能下雪,尤其是在山上。可到六月份还下这么大的雪,连经常行走在这条线路的马哥和唐廷伟,都从未见过。

气温很快降下来,驾驶室里有机头上传来的热气,三人还是感到冷。史帝文说:“这是什么鬼天气!”

马哥和唐廷伟立即制止他:“长生天是给我们尊敬的,不能骂!”

马哥说要早晓得会遇上这样的天气,就该在柯柯赛山的马脚店里歇下来。现在必须翻过布依坦山到茶卡南山,才有马脚店了。他祈祷长生天再给他三四个小时。这期间只要不要下太大的雪,他就能赶到茶卡南山的马脚店。

可是,窗外的雪一刻比一刻大,山路上的雪逐渐厚起来。马哥停了车,三个人跳下驾驶室,在马哥的带领下给车轮套上防滑链。

车再开起来,速度就上不去了。汽车前面的雪越下越厚,车轮压到雪上嘎嘎地响,已经不能压到路面上,车辙一片白色。

马哥从工具箱里扯出两件军大衣，自己穿一件，另一件让史帝文和唐廷伟裹在一起。

天黑的时候，汽车突然熄火，捣鼓半天发动不起来。马哥说：“玩完了，坏毯掉了！”

马哥下了车，跑到路边山崖上大喊：“周围有老乡吗？我是牦牛山矿上的驾驶员。救命啊，我的汽车熄火了！”

他喊了一阵，大山一点回音都没有。纷扬的大雪铺在他的头发上，他习惯性一甩，大片大片的雪花向他的左后方飞去。

他上了驾驶台。史帝文和唐廷伟冷得牙齿打架。马哥问唐廷伟刚才背的牛仔包里装的是什么。唐廷伟说是书，是课本。马哥说我们不能等死，得找个背风的地方烧一堆火来烤。

唐廷伟知道马哥在打他那包书的主意，显得不情愿。史帝文说反正中考都结束了，烧了也没什么。马哥说烧了才吉利呢，说明这些书你再也用不着了，你就读高中了。唐廷伟这才勉强同意。

他们找了个背风的大石头，在下面燃起了一堆火。唐廷伟的书被拆开来，三张五张地丢到火里去。借着火光，马哥在周围的松林下搜罗来不少落叶，盖到火上。这些落叶有些湿，在火上熏一熏，干了就好烧了。唐廷伟和史帝文如法炮制，三个人从雪底下，扒拉出好大一堆松树落叶。

落叶燃烧起来比书暖和，但书更接火，因此还是免不了要烧书的。唐廷伟从那包书里摸出一本书一样的东西塞到怀里说：“烧就烧吧！这可不能被你们烧了！”史帝文估计是黄晨芬给他，而他又硬塞给唐廷伟的那个笔记本。可又不能确定，光线太弱，看不清。

马哥从驾驶室里摸出三个馕，一人一个，放在热炭灰上烤热了当晚餐。

马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过患难的兄弟。

唐廷伟说：“苟富贵，无相忘！”

马哥不懂什么意思。

史帝文解释说这话是陈胜说的，就是那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意思是说将来不管谁大富大贵了，都要惦记当年一起吃苦受累的兄弟，能帮一把一定

要帮一把。

马哥说：“说得文绉绉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唐廷伟说：“倒过来就更准确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史帝文说要是明天还下雪怎么办？

唐廷伟说呸呸呸，怎么说话的你？应该说明天天晴了我们就上路——长生天有耳朵的，我们不能乱说话！

马哥不答话，脸上显出忧郁的神情。

史帝文感觉，山里人比他们靠近县城的人更敬重长生天，说什么话都把长生天放到最高的、令人尊敬的位置。

后半夜，雪仍在下，比前半夜更大了。地上的雪堆来漫过膝盖。收集来的落叶渐渐少了。马哥说我再去扒拉点落叶来。唐廷伟和史帝文要跟去。马哥说你俩只披了一件大衣，不顶寒又不方便，我一个人一件大衣，方便。说完，甩了一下头发，就转身扒拉落叶去了。

周边近处的落叶刚才都扒拉完了，得到稍远的地方。要先扒开积雪才摸得到下面的落叶，很费事，特别消耗体力。

火堆边的落叶渐渐又多起来，马哥累得气喘吁吁。

唐廷伟和史帝文叫马哥歇一会儿。马哥说离天亮还早呢，总不能等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没柴烧，到时候摸柴就不容易了。

马哥如此往返了七趟。到第八趟出去的时候，马哥说干完这一趟就差不多能对付到天亮了。天亮一切都好办了，能看清我们在哪。哪怕就是再下一个星期，都不怕。

说完他消失在火光外面的黑暗里。才一会儿的工夫，史帝文和唐廷伟听到马哥撕心裂肺的尖叫：“快拿火来！”

唐廷伟在山里生活的经验丰富，他大叫一声——“豹子！”——还没等史帝文反应过来，就冲出他俩共同裹的大衣，敏捷地从落叶堆上抓起两把落叶垫在手上，捧起一捧还在燃烧的落叶，向马哥呼叫的方向跑去。史帝文也跟着跑过去。

在隔火堆十几米的地方，火光照不到的一个死角上，一头小马驹那么高大的花豹正向马哥扑过去，嘴里咆哮着。两只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散发出幽暗的、阴森

可怖的寒光。

唐廷伟捧着那堆火，不顾一切地向花豹冲去，花豹把马哥扑倒在地，正要下口，见了唐廷伟手上的火，大吼一声，扭头逃窜。

唐廷伟手上的那堆火已经把他手上的落叶烤干了，开始燃烧，燎得他龇牙咧嘴把火甩出去，雪地上立即散出一片红红的火星和跳动的火苗。

对面立即传出花豹的号叫，接着传来奔跑的花豹折断灌木的声音，花豹跑远了。花豹刚才并没走远，跑出了一段，又扭头过来观察。唐廷伟甩在雪地上的一片火光，把花豹吓跑了。

史帝文和唐廷伟扶起马哥。马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还尿湿了裤子。

俩人把马哥架到火堆边，靠到石头上，在马哥的裤裆里塞了几把烤干的落叶。唐廷伟已经冷得不行，史帝文赶紧把他裹进大衣里。唐廷伟仍旧不停地颤抖，史帝文干脆把他抱在怀里。唐廷伟身上的寒气冷得史帝文直打哆嗦。

烤了一阵火，三个人都缓过劲来了。马哥恢复了知觉，把手伸进裤裆里去理顺那儿把落叶。他说：“我的鸡巴被你们搞惨了，蛋蛋差点给戳破了！”

刚才光想着给他隔潮，没考虑到松树的落叶每一根都像针一样戳人。史帝文和唐廷伟笑得喘不过气来。史帝文说：“总比冻成冰蛋蛋要好点！”唐廷伟背了一句鲁迅的诗：“怒向刀丛觅小诗！”

马哥说蛋蛋戳破了将来做男人就很成问题，这是本钱啊！

史帝文呵呵笑着问：“你本钱还在不在？”

马哥说：“你当哥跟你开玩笑啊！”

马哥接着讲了个荤故事。他说他们村有个猎人抓了头小豹子回去养，给母豹子发现了，在他打猎路上拦住他。经过一番生死搏斗，豹子被他打死了，可他尿了裤子。他老婆烤了几把落叶塞到他裤裆里隔水汽，蛋蛋就给松树叶子给戳破了。后来两口子奋斗了好多年，也奋斗不出孩子。那头小豹子在他们身边长大。他们为了有个孩子，奋斗的时候也不避开那头豹子，给豹子看在眼里。有一年春天，猎人又去打猎，那豹子发情了，挣脱铁链，把猎人的老婆按到地上……

讲到这里，马哥故意不讲下去。等史帝文和唐廷伟都以为豹子得逞的时候，马哥说：“过了一阵，那婆娘从地上爬起来，十分愤怒地骂那豹子——他妈的，咋就没